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发展构想

孟祥林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3)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在以石家庄市为核心构建京津冀城市体系“第三极”过程中,“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需要得到重视,依托该条城市链可以将石家庄市与济南市连接在一起,衡水市成为石家庄市与济南市间联系的节点。“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是一条复合城市链,由北链、中北链、中南链、南链等四条城市链组成,在石家庄市、深泽县、衡水市和宁晋县构成的四边形的中央区域内构建中心城镇环,形成“中心环+三角形+一链+一带”构架的中部连接带,将晋州市南端、辛集市西端、宁晋县北端、赵县东端、藁城区东端整合在一起,以“深泽县—宁晋县”城市链为公共边建构“石深宁”三角形和“衡深宁”三角形,在两个三角形的中心分别形成“K芯”构架和“X芯”构架,使得三角形的中心与三边得到协同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石家庄—衡水”城市链;中心城镇环;“K芯”构架;“X芯”构架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9.03.009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9)03-040-08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石家庄市与周边中心地间的关系

(一) 河北省腹地承接京津职能疏解与以石家庄市为核心的城市链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大都市的职能开始有序地向腹地疏解,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格局正在形成,雄安新区的设立进一步打破了京津冀区域长期存在的“包裹与被包裹”方式的行政区划关系。在此过程中,河北省行政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区市都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扩大了建成区的面积,为承接从京津大都市疏解出来的职能预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从集中发展过渡到分散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一般趋势^[1]。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京津石三角形”一直成为学术焦点^[2],探索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在构建鼎足发展格局过程中三个区域中心城市间的关系以及以石家庄市为核心构建京津冀城市体系“第三极”的发展策略。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进一步细化过程中,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省会城市将会发挥更大作用,在新的城市体系发展构架下,石家庄市不但需要在行政区划内部通过拓展发展空间抓住更多机会,也要处理好与周边中心地间的关系,前瞻性地构建起与不同层级中心地

间的高效互动关系。图1展示了石家庄市在广域京津冀腹地内与主要中心地间的关系:通过京津石三角形与京津大都市形成鼎足发展格局;通过“太原市—阳泉市—石家庄市”城市链与太原市建立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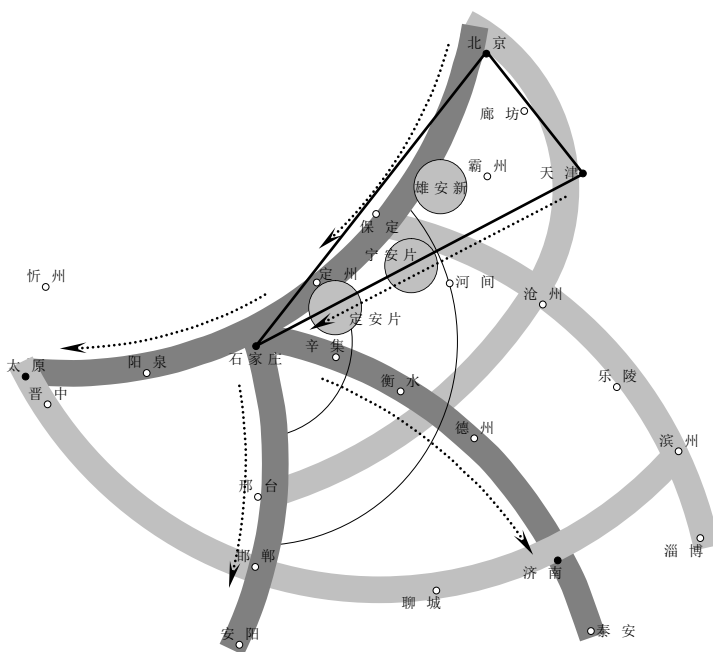


图1 石家庄市与周边中心地间的关系示
通过“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安阳市”城市链与郑州市建立联系;通过“石家庄市—辛集市—衡水市—德州市—济南市”城市链与济南市建立联系。目前在京津石三角形中“石家庄市—天津市”

[投稿日期] 2019-07-1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HB17YJ091)

[作者简介] 孟祥林(1969-),男,河北保定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公共事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

在一起, 向东与德州市整合在一起。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德州市是山东省行政区划内唯一一个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区域中心城市。在衡水市城市体系的外层深度发展过程中, 景县和故城县的发展都需要借力德州市城市体系向西侧扩展, 通过衡水市主城区和德州市主城区“两端挤压”的方式加快“枣强县+景县+故城县”的发展速度。衡水市东北侧的武强县借力深州市与沧州市行政区划西南侧的“献县+泊头市”整合在一起, 成为沧州市与衡水市整合发展的过渡带。在图2中, 随着衡水市城市体系逐步完善, 通过内层带动中层和拉动外层的发展顺序, 逐步强化衡水市的城市影响力, 也将周边的县级中心地逐步整合在一起, 献县、泊头市、东光县、吴桥县、德州市、武城县、平原县、清河县、南宫市、新河县、巨鹿县、隆尧县、宁晋县、辛集市、藁城区、无极县等都被囊括在以衡水市主城区为核心的城市环中, 在石家庄东侧区域形成城市发展的隆起。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石家庄市—衡水市”复合城市链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学术界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三角形, 三个区域中心城市在京津冀腹地内形成鼎足发展格局。但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 并且在雄安新区设立背景下, 学术界开始关注“北京市—天津市—保定市”三角形和“北京市—天津市—雄安新区”三角形, 保定市位于京津石三角形的重心, 雄安新区位于京津保三角形的重心。在雄安新区设立背景下, 保定市通过充分吸收雄安新区红利, 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会迎来新的契机。在《河北省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 将雄安新区的中心区域设置在了安新县和容城县之间的“三台镇+大王镇”区位上, 非常有利于将雄安新区西部与保定东部整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 以石家庄市为核心构建“第三极”城市体系就会面临挑战。为此石家庄在与京津大都市建构京津石三角形从而能够与京津形成鼎足发展格局的同时, 也要与河北省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前瞻性地建立联系, 通过城市链、城市团、次级中心地

等在腹地内形成跨行政区划的多层次的中心地等级体系。衡水市是石家庄东侧距离石家庄最近的设区市, 在衡水市调整行政区划后, 将其南侧的冀州市并入市区, 与其北侧的深州市呼应, 为扩大衡水市在腹地内的辐射力奠定了基础。如图3所示, 在构建“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过程中, 辛集市作为省辖市在连接衡水市与石家庄市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是由四条城市链并在一起形成的复合城市链, 其间要强化石家庄市与深泽县、宁晋县的互动, 同时要强化衡水市与深泽县、宁晋县的互动, 在城市链上形成两个三角形构架的鼎足发展关系, “深泽县—宁晋县”城市链成为该两个三角形的公共边。根据图3, “石家庄市—衡水市”复合城市链中的四条城市链即“石家庄市—正定县—无极县—深泽县—深州市—衡水市”城市链(北链); “石家庄市—藁城区—晋州市—辛集市—衡水市”城市链(中北链); “石家庄市—赵县北—宁晋县北—辛集市南—衡水市”城市链(中南链); “石家庄市—栾城区—赵县—宁晋县—冀州区—衡水市”城市链(南链)。其中在中北链和中南链的中段沿“深泽县—晋州市东—辛集市西—赵县东—宁晋县”形成的城市链, 逐渐以辛集市中心地为核心, 将晋州市中南区域、藁城区东南区域、赵县东北区域、宁晋县北部区域等整合在一起, 在“石家庄市—深泽县—衡水市—宁晋县”四边形区域的中部形成城市团, 在石家庄市与衡水市之间扮演节点角色。“石家庄市—深泽县—宁晋县”与“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分别是“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上的西侧三角形和东侧三角形。在石家庄市将鹿泉区、藁城区、栾城区、正定县逐渐整合在一起构建“一城+四星”的“大石家庄”城市体系的过程中, 通过向东和向北扩展强化石家庄“第三极”城市影响力, 向东扩展过程中通过“石家庄市—衡水市”复合城市链将衡水市打造成为卫星城, 向北扩展过程中“一城四星”的北部触角即正定县以及省辖市定州市都成为与保定市连接在一起的节点中心地。因此, 前瞻性地探索“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的微观组合方式, 以及城市链上不同层级中心地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微观组合分析

(一)“中心环+三角形+一链+一带”构架的中部连接地带

1. “中心环”城镇组团：以晋州市为核心的“双环”城市组团

前文论及，在“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的中段，需要在辛集市、宁晋县、赵县、藁城区、晋州市等的交界处构建跨县域行政单元的城市组团，在石家庄市与衡水市之间扮演节点角色。该中心环是由“深泽县—岗山镇—四芝兰镇”三角形为支撑和以晋州市为核心区域基础上构建的“双环+一带+一链”而形成。晋州市行政区划南北狭长，晋州市主城区位于行政单元西北角，因此在构建晋州市城市体系过程中需要将晋州市主城区东南侧的东里庄镇逐渐整合在一起，围绕“晋州市主城区+东里庄镇”周边形成“槐树镇—周家庄乡—东卓宿镇—马于镇—总十庄镇—桃园镇”城镇环，成为中心环城市组团的内环。内环主要以晋州市行政区划内的区域为基础向外围扩展，该城镇环向东西两侧扩展将辛集市主城区与藁城区主城区整合在一起，同时将常安镇、兴安镇、郝庄乡整合在一起。“双环”的内环将晋州市的大部分区域与藁城区、辛集市进行一体化发展，使得石家庄的城市辐射力向东拓展。从图4可以看出，“外环”将藁城区大部分区域、无极县全部区域、深泽县全部区域、辛集市绝大部分区域、宁晋县北部小部分区域、赵县东北部区域、栾城区东部区域整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以内环为核心在石家庄东侧区域形成了能够将更多的县级中心地整合在一起的广域城市体系，该发展框架为县域行政单元间在微观发展机制层面奠定了基础。外环在形成过程中需要以县域城镇体系的建构为基础，使乡镇中心地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图4可以看出，宁晋县域内的四芝兰镇、无极县域内的“郭庄镇+里城道乡”以及辛集市内的“前营乡+和睦井乡”等都需要得到重点强化发展，不但在县域城镇体系建设中能够发挥节点中心地或者节点城镇团的作用，在外环上也能够邻近的中心地间更好地发挥连接作用。

2. “深泽县—岗山镇—四芝兰镇”三角形

在图4中，“深泽县—岗山镇—四芝兰镇”三角形（“深岗四”三角形）将前文论及的内环与外环连

接在一起，内环几乎位于三角形的核心。中心环覆盖区域较广，内环与外环相隔距离较大，但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将内环与外环整合在一起，“深岗四”三角形的三边在岗上镇、深泽县和四芝兰镇三个节点上与外环交汇，在张段固镇、贾市庄镇、辛集市等三个节点上与内环交汇。从图4可以看出，“深岗四”三角形的三边分别是：“岗上镇—郝庄乡—张段固镇—深泽县”城镇链，在张段固镇中心地处与内环相切；“深泽县—位伯镇—辛集市—田家庄乡—四芝兰镇”城镇链，在辛集市中心地处与内环交汇；“岗上镇—丘头镇—南营镇—贾市庄镇—谢庄乡—苏家庄镇—四芝兰镇”城镇链，在贾市庄镇中心地处与内环相切。“深岗四”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位于外环上。因此通过“深岗四”三角形将内环与外环紧密整合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在内环、外环与三角形的交汇点上创造出多个节点，在腹地内构建城市体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 以晋州市为核心的“一链+一带”

“一链”即“岗上镇—藁城区—桃园镇—东里庄镇—马于镇—辛集市—和睦井乡”城镇链，“一带”即“西关镇—里城道乡—无极县—张段固镇—槐树镇—晋州市—桃园镇—谢庄乡—韩村镇—南柏舍镇—赵县”城镇带。“一链”在石家庄市（岗上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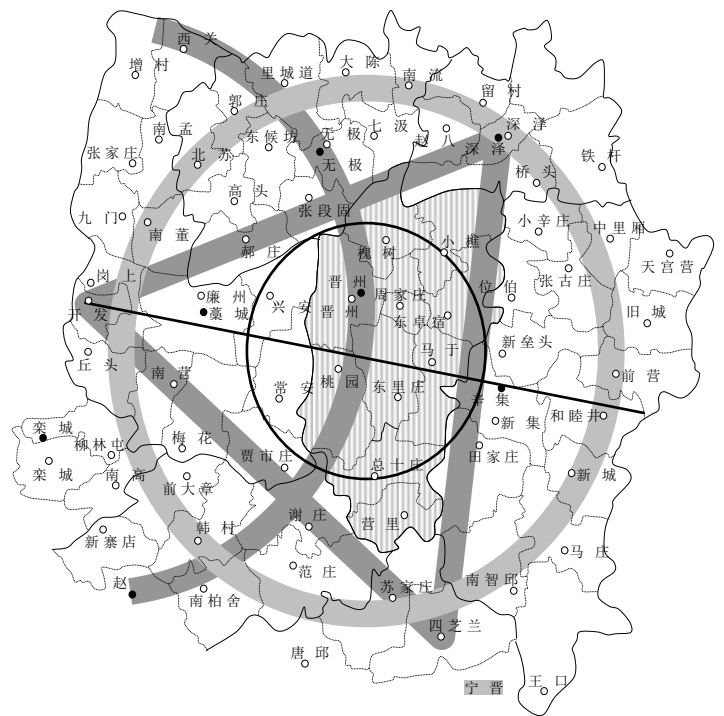


图4 “中心环”城镇组团示意

藁城区—辛集市间建立中心地连接通道,在石家庄主城区与省辖市辛集市之间建立联系,实际上就是为拓展石家庄的城市影响力建立起了。“一带”的北端通过西关镇与正定县连接在一起,并将无极县中心地、晋州市中心地和赵县中心地连接在一起,在石家庄东侧形成弧形城镇链。“一链”在三角形的岗上镇顶点与“深泽县—四芝兰镇”边上建立起了连接,实际上就是在石家庄主城区的东缘与深泽县中心地、辛集市中心地以及四芝兰镇顶点建立起了最直接的联系。

“一带”实际上是紧靠石家庄主城区的城镇链,在这样的格局下,石家庄北侧的正定县、东侧的无极县和晋州市以及南侧的赵县中心地等都发展成为石家庄市的卫星城。“一带”与前文论及的三角形与双环在里程道乡、张段固镇、桃园镇、谢庄乡、南柏舍镇等处交汇,这些乡镇级中心地也成为了带、环以及三角形的边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其中桃园镇成为“一带”与“一链”的交汇点,也成为晋州市在构建县域城镇体系过程中,进一步向腹地拓展的增长点,“晋州镇+东里庄镇+桃园镇”会成为晋州市城镇体系的中心,也是“双环+三角+一带+一链”的中心。

(二)“石家庄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与“K芯”构架

1. “石家庄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

前文论及,“石家庄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石深宁”三角形)与“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衡深宁”三角形)共同构成“石家庄市—衡水市”复合城市链上两个重要的鼎足发展构架,前者将石家庄的城市影响力向东延伸,后者将衡水市的城市影响力向西扩展,在复合城市链上形成“两端挤压—中间膨胀”的发展格局^[6]。“石深宁”三角形以石家庄市、深泽县和宁晋县为顶点,同时将无极县、晋州市、栾城区、赵县等县(区)级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在推进“石深宁”三角形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强调三角形三边的建设,同时要强调三边与三角形中心区整合发展。(1)“石家庄市—深泽县”城镇链。在“石家庄市—南村镇—南董镇—高头乡—张段固镇—无极县主城区—七汲镇—深泽县”城镇链(“石深链”)上,除了要强化无极县中心地的作用外,还要对高头乡重点发展,高头乡位于“石深链”的中点位置上,在东西两侧分别将张段固镇和南董镇整合在一起,从而将“郝

庄乡+南董镇+九门乡+张家庄镇+南孟镇+北苏镇+郭庄镇+东候坊乡”整合在一起。从图5可以看出,高头乡位于无极县行政区划的西侧边缘,在与藁城区中心地联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就是无极县中心地的副中心。(2)“石家庄市—宁晋县”城镇链。在“石家庄市—宁晋县”城镇链上,“栾城区+南高乡+新寨店镇+赵县”在石家庄市与宁晋县之间扮演纽带角色。南高乡位于赵县和栾城区交界处,通过“以一拖二”的方式将藁城区中心地与赵县中心地连接在一起,在石家庄市与宁晋县之间扮演节点角色;(3)“深泽县—宁晋县”城镇链。该条城镇链上需要在距离两个端点的三分点上分别形成“谢庄乡+范庄镇”、“周家庄乡+东卓宿镇”节点,从而沿“凤凰镇—唐邱乡—范庄镇—谢庄乡—营里镇—总十庄镇—东里庄镇—东卓宿镇—周家庄乡—小樵镇—深泽县”城镇链。为将来更好地连接起深泽县和宁晋县奠定基础,也为“深泽县—宁晋县”与三角形的中心区域整合在一起发展创造条件。

2. “石家庄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内“K芯”构架

从图5可以看出,在“石深宁”三角形的中心区域需要形成“K芯”才能够将三角形的边缘与中心区域整合在一起。“K芯”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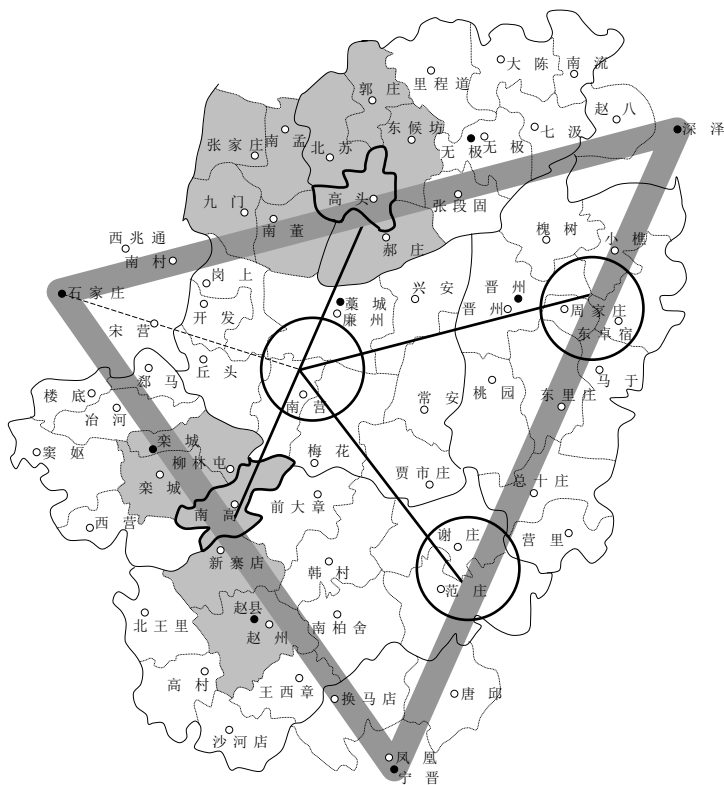


图5 “石家庄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示意

条城镇链组成：“|”链是“高头乡—藁城区—南营镇—南高乡”城镇链；“/”链是“南营镇—兴安镇—晋州市主城区—周家庄乡—东卓宿镇”城镇链；“\”链是“南营镇—梅花镇—贾市庄镇—谢庄乡—范庄镇”城镇链。前文论及的高头乡、南高乡、“谢庄乡+范庄镇”、“周家庄乡+东卓宿镇”成为“K 芯”与三角形的三条边连接的节点。南营镇、廉州镇与丘头镇交汇处成为构成“K 芯”的三条城镇链的交汇点，也是将高头乡与南高乡联系在一起的节点。“K 芯”结构的“|”链与“石深宁”三角形的“宁晋县—深泽县”边平行，将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连接在了一起。“/”链和“\”链在南营镇处交汇，并通过“/”链和“\”链在“周家庄乡+东卓宿镇”、“范庄镇+谢庄乡”处交汇，从而在三角形的中心区位上创建出一个新的增长点，即以南营镇中心地为核心的镇级城镇组团，通过该组团方便地将三角形的三边整合在一起。在条件成熟时在石家庄市与南营镇之间构建起“石家庄市—宋营镇—丘头镇—南营镇”城镇链，通过南营镇城镇组团使得三角形的中心区域与三边及三个顶点建立起最便捷的联系。

(三)“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与“X 芯”构架

1. “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

“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覆盖了“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的东侧区域，其中“深泽县—宁晋县”边在“石深宁”三角形中已经论及，通过该公共边与“深泽县—衡水市”城镇链（“深衡链”）、“宁晋县—衡水市”城镇链（“宁衡链”）构成三角形。从图 6 可以看出，“深衡链”以深泽县中心地与衡水市中心地为端点，通过将桥头乡、小辛庄乡、中里厢乡、张古庄镇、旧城镇、前营乡、魏家桥镇、太古庄乡、大麻森乡、衡水市主城区等连接在一起；“宁衡链”以宁晋县中心地和衡水市中心地为端点将大陆村镇、纪昌庄乡、王口镇、门家庄乡、官道李镇、赵家圈镇、衡水市主城区连接在一起。在“深衡链”上，旧城镇会成为深泽县与衡水市之间的节点，在深泽县、深州市、衡水市与辛集市之间更好地发挥连接作用。以旧城镇为核心将前营乡、和睦井乡、张古庄镇、中里厢乡以及天宫营乡等整

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发挥节点中心地角色。在“宁衡链”上，王口镇在宁晋县中心地与衡水市中心地间扮演节点角色。无论是“深衡链”还是“宁衡链”，由于空间跨度较大，在城镇链的中间区域构建起承接作用的节点中心地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旧城镇、王口镇这样的乡镇级中心地与周边的其他乡镇中心地没有差别，所以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很难凸显出来，因此，在构建节点中心地过程中需要介入行政力量，有选择地在目标区位上形成城镇发展的增长点，并带动周边乡镇中心地发展。在这种方式的城镇发展布局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干预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前瞻性地对区域城镇体系进行空间布局，理顺不同层次中心地间的关系，并在中心地之间构建联系通道。

2. “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内“X 芯”构架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X 芯”由“()”和“()”构成，前者为“新垒头镇—辛集市—新城—马庄乡—南智邱镇—苏家庄镇”城镇链，两端分别是前文论及的“深宁链”上的节点，即“东卓宿镇+周家庄乡”节点和“谢庄乡+范庄镇”节点；后者为“旧城镇—前营乡—和睦井乡—新城—马庄乡—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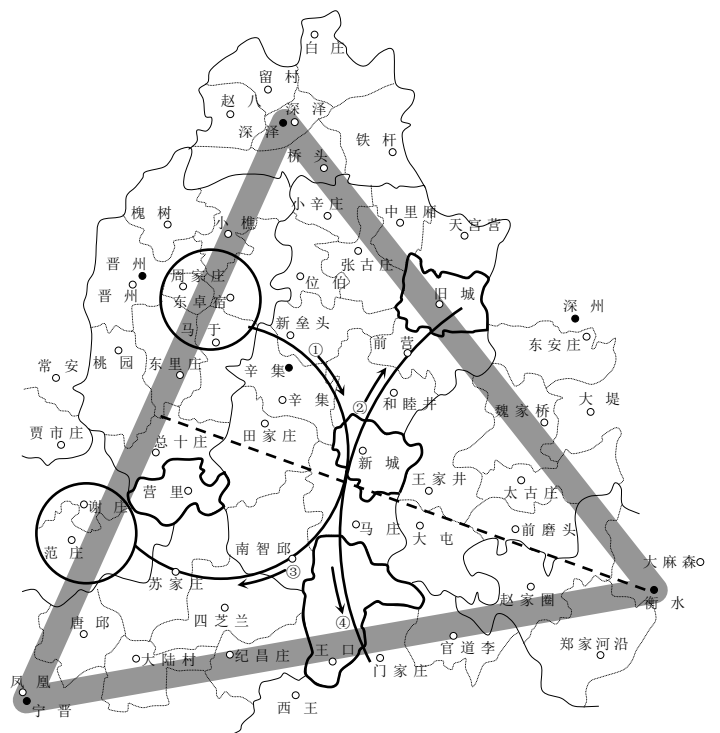


图 6 “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示意

镇”，将“深衡链”与“宁衡链”连接在一起，“)”和“(”在新城镇处交汇，以新城镇为核心会在“衡水市—深泽县—宁晋县”三角形的中心区域内形成城市发展的凸起，新城镇的发展需要依托辛集市主城区带动。在辛集市城镇体系建设过程中，旧城镇与新城镇两个中心地都将成为辛集市主城区的副中心，前营乡、和睦井乡、新城镇、旧城镇与辛集市主城区会尽快整合在一起，成为辛集市城镇体系的核心区域。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总十庄镇—田家庄乡—新城镇—马家庄—大屯镇—王家井镇—前磨头镇—衡水市主城区”城镇链（“总衡链”），在衡水市主城区与三角形的对边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新城镇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从发展基础上看，“X 芯”构架下“总衡链”北侧区域由于新城镇、旧城镇与辛集市主城区形成鼎足发展格局，能够与深州市、晋州市高效呼应，在发展速度方面会超过“总衡链”南侧的“X 芯”构架以王口镇为核心的区域。新城镇与辛集市主城区更加接近，并且位于“石家庄市主城区—藁城区—晋州市—辛集市—衡水市主城区”的连线上，从而在发展秩序上需要排在旧城镇的前面。在发展顺序上首先沿着箭头①的方向，由辛集市主城区强化对新城镇的影响力，而后沿着箭头②的方向，将新城镇的城市影响力向旧城镇辐射，从而逐渐在辛集市主城区、新城镇、旧城镇形成鼎足发展构建，进而延展到深州市主城区，然后再沿着箭头③和箭头④方向发展，逐渐完善“X 芯”的主体框架。

四、研究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一）“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发展构想的研究结论

在京津冀城市体系建设过程中，为了形成有利于建构以石家庄市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第三极”，不但需要从石家庄市行政区划内部考虑问题，还要从石家庄与周边的区域中心城市的相互关系入手考虑问题，构建“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就是一项重要举措。“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是一条复合城市链，是由石家庄市、深泽县、衡水市、宁晋县组成的四边形区域内的

北链、中北链、中南链、南链等多条城市链组成，为了推进四边形内不同层次中心地的协同发展，要在四边形的中心区域构建中心城镇环。以“深泽县—宁晋县”城市链为公共边建构“石深宁”三角形和“衡深宁”三角形，在两个三角形的中心分别形成“K 芯”构架和“X 芯”构架。藁城区、辛集市和晋州市等位于该四边形的中心区，在发展“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过程中，既要注重城市链上两个端点，也要强调城市链中段，在发展机制上通过“两端促进中间，中间带动两端”的方式，加快石家庄市向东的扩展力度。在推进“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体系建设进而形成以石家庄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的“第三极”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索。

（二）“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发展构想的进一步讨论

1. “链”的建设和“点”的突破双措并举

文中在论及“石家庄市—衡水市”城市链建设时，既强调了城市链的建设，也强调了城市团的发展。在城市体系建设过程中，城市链注重在发展中存在直接联系的中心地串联在一起构建城市走廊，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强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穿透力，沿着城市链可以将不同层次的中心地串联在一起，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为增加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力搭建平台。在注重“链”的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点”的突破，即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中心地构建城镇团，以其为基础能够带动更多中心发展，与区域中心城市高效呼应，为在区域内形成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奠定基础。

2. 促成不同层级中心地的鼎足发展构架

中心地的“三角形”鼎足构架是既定区域内中心地间关系的基本方式，这个方式能够提升中心地间的互动效率，中心地间可以通过相互影响实现借力发展。在形成鼎足发展格局过程中，中心地间通过城市链连接在一起。如果城市链的空间跨度较大，就需要考虑在城市链上的适当位置处构建节点中心地的问题。同时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强调三角形的三边发展的同时，

需要考虑三边与三角形的中心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避免在三边高速发展的同时三角形的中心区域被边缘化。尤其是在三角形的中心区域缺乏具有引领作用的中心地时,更应该注意三边与中心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

3. 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行政力量的介入

城市体系的建构不能离开行政力量的干预,在克氏中心地理论^[7]也构建了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下的城市体系,行政力量可以影响城市体系的建构方向以及行政区划边缘处中心地间的合作质量。在既定区域内构建城市体系过程中,借助行政影响力可以改变中心地的行政级别以及不同层级中心地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可以改变既定区域内中心地间的互动水平,剔除既定区域内中心地间的互动障碍,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中心地构建起城镇组团。在行政力量影响下,可以尽快突破行政区划限制,跨越行政区划边缘构建起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

参考文献:

- [1] Myrdal, Gunnar.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1957: 53-58.
- [2] 孟祥林, 柴宝芬. “保石衡”三角形城镇体系发展构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设立背景下的分析[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7(6): 70-79.
- [3] 孟祥林.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定安片区城镇团发展构想[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1): 1-6.
- [4] 孟祥林. 陕西关中城市体系“分区+分步”的“子片区”发展对策分析[J]. 中国名城, 2017(8): 23-29.
- [5] 孟祥林.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衡水城镇体系发展构想[J]. 衡水学院学报, 2017(1): 37-44.
- [6] 孟祥林. “两端挤压、中间膨胀”模式的“太原——郑州”城市链建设构想[J]. 太原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2): 9-15.
- [7] [德] 克里斯塔勒.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 常正文, 王兴中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25-30.

[责任编辑 王云江]

“Shijiazhuang City-Hengshui City” urban chain development id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MENG Xiang-li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3,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third pole urban system centering Shijiazhuang 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Shijiazhuang-Hengshui” urban chain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depending on which Shijiazhuang city and Jinan city chain can be connected together and Hengshui city will be the node in the process of linking Shijiazhuang city and Jinan city together. “Shijiazhuang-Hengshui” urban chain is an integrated urban chain,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north chain, central north chain, central south chain and south chain. The central ring inside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quadrilateral region takes Shijiazhuang, Shenzhou county, Hengshui city, and Ningjin county as the four vertices, forming the middle connection shaped by the “center ring + triangle+ one chain +one belt”, integrating the area of south Jinzhou city, west Xinji city, north Ningjin city, east Ningjin county, east Zhao county and east Gaocheng district. The two triangles of Shi-Shen-Ning triangle and Heng-Shen-Ning triangle can be formed taking “Shenzhou county-Ningjin county” as the public lateral chain, in the center of the two triangles “K” structure and “X” core structure should be formed respectively,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enter of the triangle and the three lateral chain.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Shijiazhuang-Hengshui urban chain; central town ring; “K-shape” core frame; “X-shape” core frame